



碧玉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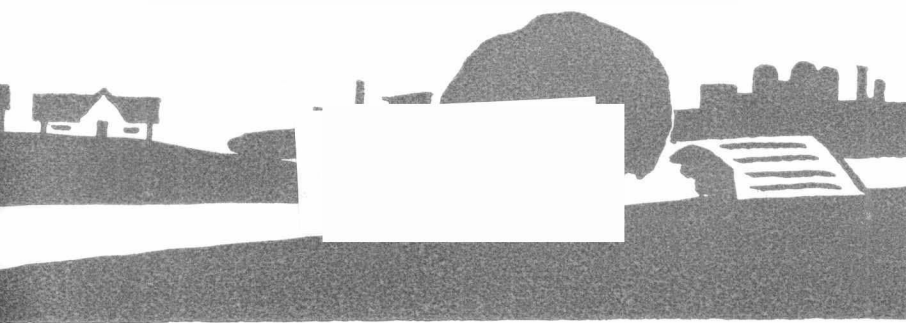
陈淀国



I 247.8
84

碧水渡

陈 淀 国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碧 血 渡

陈 淀 国

黑 龙 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—5号)

牡丹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4 2/16·字数83,000

1975年11月第1版

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91 定价：0.29元

目 录

碧血渡.....	(1)
金号村.....	(9)
血染的路标.....	(18)
龙泉岛上.....	(28)
降龙水.....	(37)
移防那天早晨.....	(45)
戈壁清泉.....	(51)
深谷哨音.....	(59)
春满帐篷城.....	(66)
夜战金鸡岭.....	(75)
丰收曲.....	(83)
远方的帆.....	(90)
脚印行行.....	(97)
战斗的歌.....	(106)
梅岭雨.....	(113)
窗上新花.....	(119)



碧 血 渡

大凌河，奔腾不息的大凌河啊，一别二十六年了！

今天，当我满怀激情，重新回到你的身边，投进英雄的辽西人民怀抱的时候，耳畔又响起了那激励人心的军号声，脑海中又映出了人民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动人情景……使人觉得这里的一切，依然是那么熟悉，那么亲切，那么令人神往！

这次，为了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，彻底揭穿林彪诬蔑东北人民“不愿拿出东西来”，“不愿打仗”的无耻谰言，部队千里野营，来到了当年战火纷飞的战场。宣传科早就打了招呼，让我联系辽沈战役实际上野营的第一课。辽沈战役的英雄事迹，多得象河水里的水，天上的星，说不完，道不尽。一路上，我一直在琢磨着这“第一课”究竟该从哪儿讲起？

“孟师长，我看你这第一课就从这讲起吧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后勤部冯铁顺部长匆匆忙忙赶了上来。他，风尘仆仆，满面红光，小心翼翼地 from 挎包里掏出一双狗皮袜子，捧着递给我。只见他那炯炯有神的两眼，滚动着晶莹的泪珠，深情地说：

“二十六年来，东奔西闯，南征北战，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。它，时时刻刻激励着我，不停地向前……”

我接过这双熟悉的皮袜，也象我的这位老战友一样，沉浸在难忘的回忆之中。

我们肩并肩地又走了一段。他突然加快脚步，指着前方不远的一棵枝密干粗的大树，激动地嚷道：“到了，碧血渡到了！”

“是啊，到了，真的到了，日夜想念的碧血渡！”我情不自禁地重复着。二十六年前，那一桩桩使人永远难忘的动人情景，立刻象潮水般在心中不住地翻腾起来！

部队在这棵茁壮、高大的柳树旁停下了。我望着前方闪闪发亮的大凌河，朝冯部长点了点头，沉默片刻，轻轻地脱下军帽，激动地向同志们讲起了这野营的“第一课”。

一九四八年初冬，在党中央、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，展开了伟大的辽沈大决战。

一天傍晚，我从团部受领了盼望已久的立即向北宁线进发的紧急命令。支委会开过后，马上进行了传达、动员，同志们个个磨拳擦掌，龙腾虎跃，真象满弓待射的利箭，一触即发。大家连夜做好了一切行军准备，第二天拂晓前，便顶着星星悄悄地离开了驻地卧牛屯。两腿一迈，一气儿赶了六十多里，过晌就到了大凌河畔。

十月的辽西，已经逐渐冷起来。这天，天气很糟。呼啸的北风，夹杂着稀疏的雪霰，不时地抽打着脸颊，象是针扎猫抓似的难受。大凌河上，开始结了薄冰。

这附近，原来有座可通过卡车的木桥。国民党反动派撤

退前，慌慌张张浇上几桶汽油，把它烧毁了。现在只留下几根黑忽忽的立柱。为使部队迅速强行过河，上级命令我们工兵连在下游二百米的野马渡，尽快架设一座轻便浮桥。当时，同志们怀着一腔怒火，满腹仇恨，一心想着“打到南京去，解放全中国”！这下正是杀敌立功的时候，不管水深流急，冰冷彻骨，一个个生龙活虎般跳下河里，测量的测量，运料的运料，架设的架设，进展很快。尤其是那个穿上军装还不到三个月的新兵牛二山，第一次离开家乡，高兴得连嘴都合不拢，战斗热情象火一样高。动不动就说“我熟悉情况”，“我适应环境”；哪里艰苦，哪里危险，他就往哪里钻，干得十分出色。浮桥从两岸向河心同时架设，眼看就要合龙，突然发现桥板不够，还差十来米，同志们急得团团转。

“一排长，带十名战士，赶快到老乡家借些门板、木板来！”我稍一思索，当机立断地指挥着。

一排长答应一声“是”，正准备带着战士开始行动，突然有人拦住了他。

“不用去，这不已经给你们送来了！”

我急忙转身一看，原来正是新兵牛二山的父亲牛大爷。他身穿一件青棉袄，腰间扎了一条宽皮带，右肩扛了一杆“三八”大盖枪。堆满皱纹的古铜色脸上，挂着一颗颗晶莹的汗珠，后边还带着一群男女乡亲们，簇拥着从北岸把一座“桥”推了过来，我欣喜地迎上前去。

“这真是神兵从天降，牛大爷，你们怎么赶来的？”

“部队打到哪里，我们支前大军就得跟到哪里！天亮时发现你们出发了，我们断定要过大凌河，乡亲们就把这些家

什带来，这不，真就用上了！”

说到这，大爷从腰里掏出个小纸包，连连点头称赞道：“你们烧了点这土生土长的苞米秸子，还把钱从门缝偷偷捅进来，又是道歉，又是感谢。怕打扰我们，不声不响地不辞而别，叫乡亲们怎么受得了呢！真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呀！”

“牛大爷，如果没有象你老人家这样的支前大军，我们就会象无水的鱼，寸步难行啊！”我紧紧握住大爷的手。

“没有你们，我们穷苦人哪有今天哪！不说别的，上游那座被炸垮的木桥就是国民党‘遭殃军’砍这家树、拆那家房架起来的。我那三棵苹果树，侍弄了好几年，挂果正旺呢，就被这群牲口全给糟踏了……”

牛大爷说到这里，若有所思地向四周环顾一番，幽默地问道：

“哎，你们的‘火头军’铁顺呢？我怎么一直没见到他？”

“天冷了，他两脚的冻疮又犯了，刚才因为没让他下水，还跟我嘟囔了半天，深怕耽误了这一仗。这不，到底跑去架桥了。”

“放心吧，不会碍事。我看出他有这病，昨天忙忙活活给弄来些冬青、艾蒿，打算让他烧热水勤洗洗，谁料想你们夜里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啊！等忙过这阵子再找他，还是先把桥突击架起来。喏，我们送来的这带轱辘的桥，恐怕你这工兵连长也感到挺新奇吧！”

我跑过去一看，这“桥”真的不多见，下面是一个个从

胶轮大车上卸下来的轮胎，上面绑着一副副担架，担架上铺着车厢板、喂牲口用的木槽子板……五花八门，却十分牢固。看到这“什锦桥”，不能不叫人打心眼里赞佩：群众，真有办法，真了不起！这可真是雪里送炭，雨中送伞哪！于是，前后不到三个小时，军民一条心，七手八脚地把这座浮桥架起来了。

牛大爷站在岸边，冒着寒风，望着从桥上急速通过的浩浩荡荡的队伍，轻轻地捋着飘动的胡须，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。他帮助过河的战士们正正背包，弄弄装具，既象一位热情细心的老妈妈，又象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。一个个战士无不向他投去感激、敬重的目光。

“嗡嗡嗡——”突然，由远及近传来了一阵响声，正在担任警戒的冯铁顺立刻发现有情况，抬头四周寻望，三架国民党飞机，排成“品”字形，从南边缓缓飞来。他边仰头继续监视，边口头向我报告。我当即命令司号员吹号，让部队防空隐蔽，做好战斗准备。

牛大爷跺着脚，气愤地骂道：“万恶的害人精，看你们这群秋后的蚂蚱，还能蹦跶几天，新仇旧恨一起报！”话音刚落，三架飞机如同三只乌鸦一般，朝着野马渡鱼贯俯冲，直奔浮桥而来。牛大爷看到渡口南岸正准备装车运走的弹药，大喊一声，火速跑上前去，象猛虎扑食一般，立刻用自己的身躯，把那箱手榴弹严严实实地压住。就在这一瞬间，“轰轰轰”几枚炸弹相继在不远处爆炸，数不清的弹片和被抛起的泥土，密密麻麻地飞来，牛大爷当即负伤，昏了过去。

我和身边的战士赶紧把牛大爷抬到南岸那棵柳树下。卫生员忙着止血、抢救，我递过一壶水，把一件皮大衣轻轻地盖在他身上。过了一会儿，牛大爷才慢慢地睁开两眼，久经风霜的脸，又现出了那惯有的微笑。

“孟连长，同志们！要时时牢记毛主席的伟大号令：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！光东北解放了不行，关里还有那么多苦难人民盼着你们，你们尽管放心地朝前冲吧。你们打到哪，我们保证跟到哪。瞧，这不是支前大队的乡亲们，把你们需要的东西全都运上来了吗！”牛大爷非常兴奋，讲着讲着，吃力地坐起来，指着对岸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，微笑着深深地点了点头。

是啊，那一挂挂马车，一对对大筐，一副副担架……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，把吃的、用的、烧的全都送到眼皮底下了！

“我怕是不行了，不能同你们继续战斗了，但我一定叫二山跟着你，和同志们一道，打进关内，打过长江，解放全中国！等我们小三长大了，也让他扛起枪来闹革命。”牛大爷边说边从棉袄兜里掏出一件东西，小心翼翼地递给了我。我伸出双手，赶忙接过这个染着鲜血的布包，轻轻地、轻轻地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双毛茸茸的狗皮袜子，还有不少碾得细细的米黄色粉末。

“牛大爷，这是……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孟连长，这是冬青、艾蒿碾的，给铁顺洗脚用，治冻疮挺灵验。好了后，多留心，穿上这袜子，身体棒棒的，打到南京去，解放全中国！”

“牛大爷！”

“牛大爷！”

……

我望着慈祥、坚毅的牛大爷遗容，望着这畅通无阻的长长的浮桥，擦了擦夺眶而出的泪水，捧着这千斤重、万斤重的皮袜和草药粉，心潮啊，象是滚滚向前的大凌河水，一刻也平静不下来……。此刻，我更加懂得了：牛大爷为什么在土改斗地主的大会上，第一个跳上台去揭发；为什么在支援前线的轰轰烈烈运动中，他总是走在最头里，急子弟兵所急，想子弟兵所想，成为赫赫有名的“老支前”……。因为，在牛大爷的身上，留着地主鞭打的伤痕；在牛大爷的心里，燃着阶级仇恨的熊熊烈火！这哪里是一双皮袜、一包草药，而分明是牛大爷、千千万万牛大爷一样的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啊！

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，把牛大爷安葬在野马渡南岸那棵柳树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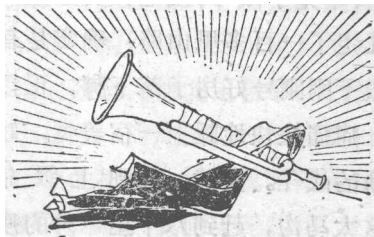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整个部队抢渡过大凌河。我们工兵连撤了浮桥，即将踏上新的战斗征程的时候，党支部决定由冯铁顺同志代表全连指战员，在这株粗壮的树干上，刻下了三个苍劲的大字：“碧血渡！”

……

二十六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大凌河，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碧血渡！

大凌河啊，洒着英雄血迹的大凌河；碧血渡啊，埋着英雄忠骨的碧血渡！今天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谱写了

一曲又一曲英雄凯歌，绘出了一幅又一幅壮丽图画。看，眼前这宏伟的桥梁，坚固的大堤，密密的厂房，高高的铁塔……还有这屹立在河畔的大柳树，和在树干上刻下的“碧血渡”的老柳树，也同这一切一切的变化一样，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，在洒着英雄鲜血的土地上，一天天、一天天变得更 高 大、更光彩了。



金 号 村

黎明前。

大地和山村都在静悄悄地沉睡着。我随野营拉练的队伍，马不停蹄地走了五百多里，终于在一个月光如洗的夜晚，赶到了驻训点——我日夜怀念的瘦山村。

为了不打扰贫下中农，指挥部决定，暂时在村外原地休息，听号音，再进村。我，却象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一样，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疾步登上身旁高高的土岗，借着皎洁的月光，兴致勃勃地朝前望去：啊！那弯弯曲曲的响水河，如今架起了一座彩虹似的混凝土拱桥，把南北两岸紧紧地连结起来；那光光秃秃的龙掌山，如今水渠一条接一条，梯田一层叠一层，果树一行挨一行……三十年哪，三十年后又回来。水变，山变，人更变，当年一穷二白的瘦山村如今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啊！

“哒哒嘀嘀——嘀嘀哒哒——”我正看得入神，忽然，远方传来一阵嘹亮悦耳的军号声，打断了我的深思、遐想。我立刻转过身去，倾耳静听。这号谱，是多么熟悉，多么亲切，多么鼓舞人心啊！听着听着，想着想着，这激昂动听的号声，一下子把我带到了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的日子里……

那是一九四三年初秋的一个黄昏，一个静得有些出奇的黄昏。多少天来，我们连续和日本鬼子战斗，没吃顿安生饭，没睡个囫囵觉。这次又一气儿走了一百多里山路，确实是有点人困马乏、精疲力尽了。眼下刚刚号好房子落下脚，正打算热热火火地吃上一顿饱饭，痛痛快快地睡上一宿美觉，好准备以更充沛的精力，迎接新的战斗。突然，接到上级命令，要我连明天拂晓前，从这太马沟，赶到八十里以外的瘦山村，准备截击敌人。就这样，连长把我喊去，交待说：

“立刻吹号，紧急集合！”于是，我举起身后那把金光闪闪的军号，用力吹起来。同志们水没喝一口，烟没抽一袋，就又背起背包扛起枪，精神饱满地踏上了新的战斗征途……。

一路上，尽管人饿、天黑、道路泥泞难行，但是我们每个战士的心里，却都燃烧着熊熊的复仇烈火，渴望把侵略我国领土、屠杀我国人民的日本强盗统统消灭！

夜空象是用墨染了一样黑暗，大地象是睡熟了一样寂静。我们走啊走，翻过一架架山梁，渡过一条条河流，终于在后半夜赶到了目的地瘦山村。

这时，天空亮起一道道金蛇般的闪电，如同要把漫无边际的夜幕撕碎；远处响起一阵阵闷鼓似的雷声，如同要把沉睡的山村唤醒。紧接着，豆粒大的雨点，如同断了线的珠子，劈头盖脑地洒下来。

瘦山村，是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小庄子。前临响水河，背靠龙掌山，以善摆地雷阵而驰名远近。我们连部，就住在山脚下“地雷能手”牛大田家。那年年初，我们曾在瘦山村住过半个月，也是住在牛大田家里，跟他儿子牛小豹混的很

熟。这小伙子，刚刚十六岁，可是几年前，就和他爹爹一起砍柴、打猎、凿石、捕鱼，风里钻，雨里滚，炼铸了那种强悍、粗犷的性格。身上象长了只豹子胆，有股子天不怕、地不怕的劲头。他能走善攀，村里人都叫他牛铁腿。小伙子还有个长处，对周围五村三庄的山山水水、沟沟坎坎象熟悉自己手上的指纹一样，真是闭着眼睛也跌不了跤，是个十分理想的好向导。我俩年纪相仿，性格也差不多，所以非常投机。这次我俩见面，就象离别多年的战友又相逢了似的，亲热极了。

连部这间房子并不算大，摆设也很简陋，却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我又简单地收拾了一下，就算把家安置好了，可就是不见连长回来。我知道不会有啥事，准是又到各班转悠去了，然而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不踏实。这些天，上了战场，冲锋号一响，顶枪林冒弹雨，跑在最前面的是他；下了战场，帮助老乡挑水、扫院子、……他干活比谁干的都不少，确实是把他忙坏了，累坏了。我们连长，本来身体就不太好。入伍前，黄连般的苦日子，把他折磨得害了胃病。现在每当疲劳过度或饮食不当还常常发作，疼得额角上热汗直冒、青筋直胀。他却总是咬着牙，按着腹，从来不哼不响，照样地工作着、战斗着。老连长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，可是对战士却一向特别关心，尤其是对我们这号年纪不大的“小兵”。每逢行军、作战，当你干粮吃光、特别感到需要时，他的大手便会把自己省下的干粮拿出来，伸到你的面前。那才真是雪里送炭、雨中送伞啊！我是个司号员，整天跟在连长屁股后边转，他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都清楚

楚地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说真的，我打心眼里疼连长、爱连长。此刻，我刚把连部安顿好后，就和牛小豹一起，跑到炊事班，挑水啊，劈柴啊，干完这样干那样，意思就是想叫连长和大家早点解决肚子的“矛盾”，里边早就“咕噜咕噜”地唱起“空城计”了。

远处鸡叫了，天已蒙蒙放亮，一大锅热腾腾的玉米菜糊才煮好了，离滋滋就能嗅到那强烈的香喷喷味。我高兴地跑出去，站在大碾盘上，举起那金光闪闪的军号，朝着东南西北，吹了一遍又一遍：“嘀哒 嘀哒——”“开饭了！”“开饭了！”……

连长和同志们，端着碗筷，敲敲打打地从四周涌过来，说着，笑着，那个高兴劲儿别提了。我首先给连长盛了满满一大碗，喜滋滋地送到他的跟前。他接过去，故意在大家面前“显示显示”，用力大喊一声：“真香呀！太解决问题了！”

事不凑巧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随着一阵“嗒嗒”的马蹄声，营部通讯员小胡，风三火四地闯进来，递给连长一封信。我只看到上面有个挺大的“急”字，下面还画了三个红圈圈，意思是引人注意呗！连长立刻放下碗筷，拆开信一看，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。他沉思片刻，和指导员嘀咕了几句，便果断地命令道：“司号员，马上吹号，紧急集合！”“集合？”我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句，心疼地望着连长：瞧，他的两眼，血丝密布；他的脸颊，凹下很深，不知有多少个夜晚，没能踏踏实实地睡一觉；不知有多少个白天，没能稳稳当当地吃上一顿安生饭了！再转身看看大家，

哪个不是如此！眼下，雨还没停，桥正抢修，肚子里的“矛盾”刚要解决，索性等大家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晚集合一会儿也算不了啥！……

这时，连长拉过牛小豹在低声谈什么。只听牛小豹说：“连长同志，饭到嘴边了，再等一袋烟工夫，大伙就吃完了，为什么……”牛小豹也在给我们讲情。

可是，不等他讲完，连长抢过来说：“上级命令我们‘立即出发’，我们就得坚决执行。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’怎么讲的，你忘啦？”

牛小豹说：“这条路我熟悉，吃过饭也可以照命令规定的时间赶到。”

“上级要求‘接到命令立即出发’，我们不能打折扣，‘一切行动听指挥，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’嘛！”牛小豹被说得不停声了，连长接着问：“除了那条大路，还有没有小路？”

“有，可也不近，坑坑包包不好走，过响水河那座桥，前两天发洪水冲坏了，还没修好，现在洪水很大，得泅水过去，更耽误时间。”

连长象是对别人说，又象自语：“只要便于隐蔽，这都算不了什么。”这时连长忽然发现我愣在那儿还没吹号，朝我发火道：“司号员！耳朵叫狼叼去了？吹号！”

我自从当司号员以来，在连长跟前一年多，还从未见他象今天这样动肝火。我立即举起了军号，哒哒嘀哒——嘀嘀哒哒——号声刚落，同志们便全副武装、整整齐齐地在连集合点——村口老槐树下，站好了队。连长进行了简短的动员